

運動美學之研究 (五)

(動之美與美之動)

陳定雄

壹、前言

田曼詩在其「美學」中曾告誡吾人：「運動場上紛擾不安，繁雜髣髴，皆源於藝術營養之不足，美學思想之欠缺，而有了人爲的罪惡。唯有美感思想的表現與運動藝術的沖激，方能化暴戾爲祥和，安身立命，超然脫俗（58—1）」彼以爲藝術是一種精神活動，是用人力彌補自然之缺陷，也是自然與人之結合，是無所爲而爲，是不知成就自己，亦不知如何是自己的成就。而鑄成絕代藝術，成就曠世傑作，必須面對時代、通過時代、超越時代，必有特立風格與獨行意境。在其艱苦之創作過程，必默默跋涉在其天路歷程，自甘黯淡，懷抱其獨特之狂熱精神，在淒苦中踽踽而行，在憂患中喘息前進；既不隨波逐流，亦不因時附會，不爲勢切，不爲利誘，卓然自立於浮世之上。經其特立獨行，果敢超絕，透過藝術涵養，昇華人性，美化人生，產生不朽之傑作；足以教化社會風氣，端正時代潮流，改善歷史行爲。這是人格創造之結晶，是人類無價之瑰寶。那名利的逢迎，那照往撲來的生命，那虛有的炫人耳目，不過是一團塵埃、一陣噪音，不久終將消聲匿跡。而出類的才華，拔萃的傑作，縱令噪音將其掩蓋，塵埃將其掩埋，它是一顆有生命的種子，遲早會出土發芽，成長茁壯，綻放不朽的奇葩。

本文係以介紹美國 Nancy Gayle Wulk 的「運動美學 (Aesthetics of sport : A metacritical Analysis) (35) 之研究成果爲主，以介紹德國的「藝術與運動 (Kunst und sport)」系列展覽會之傑作爲輔。望此等甘露足以滋潤那即將乾涸的新苗。

貳、運動同於藝術已成爲美的代名詞：

西元一九四〇年麥可樂 (C. H. McCloy) 在其「體育的哲學基礎 (Philosophical bases for physical education) 一書中述及：「本人確信體育發展的下一個領域將是美學的領域」(1—301)

一九六〇年代末期，歐美先進各國體育界人士對於運動美學的關懷終於漸如排山倒海之勢，洶湧而至。D. W. J. Anthony 的「運動和體育是一種美育的方法」(Sport and P. E. as a means of aesthetic education) (2—1)；H. Hein 的「遊戲是一種美學概念」(Play as an aesthetic concept)；L. A. Reid 的「運動、美學與藝術」(Sport, the aesthetic and art) (3—245)；B. Lowe 的「運動美學：問題之陳述」(The aesthetics of sport : The statement of a problem) (4—13)；M. Kovich 的「運動即爲一種藝術形態」(Sport as an art form) (5—42)；F. W. Keenan 的「運動競賽是一種藝術的悲壯形式」(The athletic contest as a tragic form of art) (6) M. Fisher 的「運動是一種美感經驗」(Sport as an aesthetic experience) (7) P. G. Kuntz 的「美學適用於運動如同適用於藝術一般」(Aesthetics applies to sports as well as to the Arts) (8—6) C. E. Thomas 的「經驗的運動美感」(Toward an experiential sport aesthetic) (9

— 67) 等等皆為運動美學浪潮洶湧而至之明證。

雖然，「觀者」與「動者」皆具運動美感；然而，絕大多數的學者皆強調「動者」之感受。例如 C. H. McCloy 所強調的「完美的片刻」(The perfect moment)，「顯峯經驗」(The peak experience) 以及「完美的韻律感、時間感、表現技術的愉悅之感」等是 (1—32)。此外，以觀者之立場而言，優雅 (grace)、美麗 (beauty)、力量 (Power)、純熟 (mastery) 等則常為評價之依據。R. Maheu 已詔告吾人：「以時空技巧為主的韻律活動而言，運動同於藝術已成為美的代名詞 (10—32)」

(壹)、遊戲、藝術與美學之關係

G. Seward 在其「遊戲即藝術」(Play as art) 一文中強調遊戲和藝術的關係。彼以為兩者皆為參與活動的喜悅，遊戲學說中的生活準備說、剩餘精力說、模仿說、美感說，皆可適用於藝術學說。G. Seward 在從事一連串有關「美感」(esthetic) 與「力感」(kinesthetic) 之相關研究後，終於發現，兒童從事遊戲的興趣是美感 (esthetic) 而非「力感」(kinesthetic)。他說：「遊戲如為休閒活動之一，則遊戲與藝術同為現實生活的一種逃避；遊戲經驗與藝術經驗同為一種經驗的純粹 (11—184)。」

F. V. Schiller 與 F. Parker 以為美感的遊戲為至高無上之遊戲方式。人類於遊戲與運動中滿足其創造之聯想，並且試圖創造或構築其美感 (12、13—80)。易言之，藝術只不過是較高等級的一種遊戲而已。

H. Hein 之遊戲美學類似於 F. V. Schiller 之論調。她雖同意 F. V. Schiller 的遊戲與藝術之間的關係，但却指責 F. V. Schiller 太過於強調兩者之道德等值 (moral equivalency)。她認為遊戲活動與藝術活動皆為非實際的假象活動，長久以來兩者之間的關係已過於明白而不易為人所察覺 (14—70)。太陽太亮了所以看不清楚。

K. Groos 亦受 F. V. Schiller 之影響，在「美學立場論遊戲」(Play from the aesthetic standpoint) 中再三強調：「遊戲與美感經驗兩者皆與視覺有關，且同為快樂之真正根源 (15) *。」W. A. Sadler 認為遊戲是一種創作的形式亦為構成自我世界的基本模式。遊戲與藝術兩者皆有助於自我存在之肯定與自我世界之發覺 (16—67)。

(貳)、運動中的藝術

優秀運動選手那經過千錘百鍊，頗具韻律感的動作是繪畫美與雕塑美，另一種不同的表現方式 (17—24)。數千年來藝術家們未曾間斷以運動作為藝術描述之題材。古希臘、羅馬如是，其他已煙沒的民族亦復如此。就中，尤以運動競賽、訓練情景或運動員本身為藝術描繪對象者更是所在皆是。Myron 的擲餅者，Appotenios 的拳手座像等更是古人企圖留下之運動藝術的最佳寫照 (參閱圖一至圖五)。人體成為一種樂器，並由樂器變為藝術的媒體，如今更轉化為藝術教育之基本教材 (18—432)。

Thomas Eakins, Winslow Homer, R. Tait Mckenzie, Joseph Brown, Pablo Picasso 以及 Alexander Calder 等近代藝術家更進一步將其藝術眼光投向運動，因而產生了大批運動藝術品。攝影、油畫、素描、雕刻等大量的藝術品皆以運動生活為寫實題材，此等藝術家堪稱為社會歷史學家。因為他們留下了大批社會生活之記錄 (參考圖六至圖二十九)。他們認為運動的本質應為運動之美 (beauty of motion)、動作之氣氛 (mood of the action)

)力量與放鬆(17—26)。

L. Toynbee 論及：「運動藝術為最古老、最為流行之藝術(19—306)。因為運動本身給予藝術家一種獨特的靈感。(19—305)。」藝術家對於運動場上之均衡，控制，動作之相互關係等皆有甚高的評價。特別是競技運動中的強度與複雜給予藝術家更多智慧的啓示，數千年以來，人體美給予藝術家們提供無限的靈感；人體運動美感更賦予他們無數的題材與數之不盡的震撼；因為這正是他們所缺乏的。

一九六八年，美國紐約成立「國立運動藝術博物館」(The National Art museum of sport)之後，運動與藝術之關係更大為提升。該館收藏有關運動之藝術雕刻與繪畫，並且委託許多當代運動藝術家創作新作品以供收藏。

一九六九年，美國體育、健康教育、休閒活動聯盟(The American Alliance for Health, Physical Education and Recreation)以及美國藝術教育協會(The National Art Education Association)共同製作影片「藝術與運動」(Art and Sport)(19)之後，學界終於體認運動與藝術唇齒相關，不可分離。五十件以上的運動藝術作品被製成彩色影片並配以音樂說明。該片製作之目的在於喚起人們對於藝術與運動關係之重視以及展示「動之美與美之動(how moving is beauty and how beautiful is movement)」

參、美之動

D. W. J. Anthony 在「運動和體育是一種美育的方法」(Sport and P. E. as a means of Aesthetic Education)一文中指出：「優美的動作必須具有對稱、平衡、調和、韻律、放鬆等要素(2—3)。」

M. C. Beardslly 則在「美學：批判哲學中的問題」(Aesthetics: problems in the philosophy of criticism)一書中宣稱美感有五種特性：(一)集中性(central focus)，(二)強烈性(intense)，(三)連貫性(coherent)，(四)複雜性(complex)，(五)非真實性(not real)；而美感經驗則可區分為三大類：(一)統一(Unity)，(二)強度(intensity)，(三)複雜(complexity)。其中，統一又可區分為形式上的統一、形態上的統一、組織上的統一、結構上的統一。強度則可包括力量、速度、悲壯、優美、滑稽、諷刺、同情、生命力等等。複雜則包括變化與範圍，諸如：多、變、創、巧等是(39—528)。

H. M. Smith 在「人類運動簡介」(Introduction to human movement)中指出，線條、空間、韻律、對比、反覆、平衡、顏色等皆可用來評量人體運動。她說：「由於美學係基於知覺，是故，吾人欣賞人體運動美之際，必須努力『瞭解』形式與動作之目的。(Since aesthetics is based on perception, to appreciate the beauty of the human body in motion, one must make an effort to "see" the form as well as the function of movement patterns)(40—62)。」

G. H. Browne 在其「運動美學」(The Esthetics of motion)中則以「運動之表現與美的心理學」之立場述及：「優美並非機械之美。吾人為了表現身體之舒適、放鬆與自然，動作必須適合個人之習性、無費力感、無抵抗感、不發聲音、輕巧安定。當然，韻律不得過於單調，必須具有變化……很顯然的，動作之優美與否端視動作之經濟與否而定。(Grace is more than mechanical beauty. To create the impression of physical ease,

movements should conform to our individual habits, be made without visible effort, without noise, with apparent lightness, with a maximum of stability, and a minimum of apparent resistance in addition, there ought to be some obvious variety in rhythm too obvious, economy rabs movements of their grace (41—32)。』彼以爲所謂「不顯費力感」(absence of visible effort) 即盡可能消除臉紅, 表情扭曲與頸部靜脈之膨漲等現象。肌肉如顯費力現象即無法表現完美的放鬆。G. H. Browne 的統一、強度、複雜原則遂爲其後的運動美學界立下了典範, 茲將此等原則進一步介紹於下:

(壹)、統一(Unity)

H. A. Pendergast 在「藝術與活動」(Art and activity) 一文中強調: 「人體因足以顯現比例、均衡、勻稱、韻律與力量之美, 故與其他藝術媒體具有異曲同工之妙。吾人必須承認運動、圖案、線條、韻律等爲藝術真正的內涵。(The beauty of human form with its proportions, its balance, its symmetry, rhythm and power to express was recognized Man become aware of movement, design, line, rhythm these, the very substance of art.) (42—68)。』

L. Kitchin (43) C. E. Thomas (9), J. Felshin (36) 等三人皆強調美感經驗與運動經驗的共同特徵即二者皆由時間與空間所構成。統一法則必包括運動的時空限制。F. W. Keenan 亦支持此種說法。他說: 「運動競賽與戲劇一樣有組織, 同時同樣具有種種不同的時間限制」(Sport contests are definitely organized and athletic contests, like dramatic tragedy are divided into time periods of varying lengths) (6—13)。』P. G. Kuntz 亦述及: 「運動與藝術一樣具有演出的規則, 時空的統一以時空運用的特殊方法 (8—6)。』T. J. Roberts 更強調: 「最美的運動項目必是形式上美麗與體能上表現絕佳者所構成」(The most beautiful sporting events are those both formally beautiful and enhanced by the expression of practical fitness.) (44—98)。』

演出的技巧亦爲形式統一之領域。M. Kovich 在「運動與藝術之形式」(Sport and Art form) 一文中揭示, 「運動藝術係由運動技術美所呈現出來」(The Art which is to be formed in sport is expressed through " skill in movement expressing beauty ")。 (5—42) 』D. A. White 指出「由美學的觀點而言, 運動中最爲偉大之瞬間係呈現於技術或技巧最爲卓越之際 (The great moments in sport discussed from an aesthetic point of view, are germinally dependent on the skill or technical excellence of the performer (45—124)。』

D. Best 強調演出的目的與演出的完整。他說: 「唯有以最經濟、最有效的方法去完成特定目的之完整動作方爲符合美感需求之運動 (46—44)。』易言之, 優美的運動本身必須協調、省力、流暢, 而且沒有多餘的動作。他宣稱: 「流暢的運動形態遠比行停不一的運動形態合乎美學原理; 因爲它係需較少的努力即可獲致同等效果。(A smooth, flowing style is more highly regarded aesthetically because it appears to require less

effort for the same result than a jerky one (46—46)。』

J. Kupfer 亦在其「運動之目的與美」(purpose and beauty in sport)中述及：「運動過程之流暢與否足以反映其運動技術與運動效率」(The smoothness and flow of a sport performer's movements reflect the economy and efficiency of effort, the skill of the performance)。(47—83)。』

統一的另一要素即為形式，它對於運動與藝術之影響至為深遠。P. Ziff 雖然強調：「運動的形式只有在某些運動項目中被重視(48—92)。』然而，人體運動之形式呈現於所有的運動項目之中則為無可置疑之事實。它對於運動結果也許沒有顯著影響或直接關係，不過形式足以作為許多評價之依據。

D. Sadler 論及運動的形式時說道：「形式可存在於許多動態要素、動態與靜態要素，或不同的運動現象之關係中。(Form can exist as a relationship among several moving elements, among moving and static elements, or among different phenomenal sequences of movement) (49—132)。』均衡、勻稱、連續(continuity)等形式特質經常與活力(dynamic)、強硬(strong)、優美(graceful)息息相關，不可分離。

L. Toynbee 在其「藝術家與運動」中再三強調：「團體運動中，運動員在其不同崗位上更需表現動作之流暢連貫與意圖(Team sports particularly exhibited flowing continuous patterns and designs of movement through their positional play,) (19)。』

J. Kupfer 認為，運動之形式為決定參與或欣賞某一運動之主要理由。(The form of a sport was an essential reason governing the choice of watching or playing one sport rather than another (47—83)。』

M. Fisher 在「運動是一種美感經驗」(Sport as an aesthetic experience)中主張運動競賽具有完整與統一，競賽中的任何動作，皆為整體中的完整部份，因之，動作的協調(Harmony)極為重要(7—320)。

A. D. Munrow 更直截了當的宣稱：「當吾人身心調和之際或當吾人之感覺與動作合而為一時，任何運動皆立即產生純淨的美感(50—104)。』

運動場上欲有良好的成績表現，吾人必須力除多餘動作，集中全力於目標。尤當面臨強隊之際，全員更需集中全力於目標。個別動作或有變化，個人任務或許不一，然全隊目標必須一致。此種變化中的統一，因符合藝術上的變化統一法則，故足以令人呈現美感。J. Kupfer 在其「運動之目的與美」(Purpose and beauty in sport)一文中指出：「運動與藝術中所追求的統一與完美正足以說明人類追求完整、統一與完美之願望(47—88)。』

V. M. Ames 在美學與藝術批判雜誌中提出其論文：「何謂形式」(What is form?)。其中他對於運動型態亦有相當詳盡的描述。他說：「不管競賽結果如何，人們將驚嘆於一位徑賽選手參與比賽前，他所付出的努力：為擁有優良的跑姿，他必須接受訓練；令其擺臂與提腿，跨欄與邁步，跳高與跳遠等皆須除去不必要的動作以最小的努力(Minimum effort)獲得最大的效果。輕鬆自如，優雅大方為所有之優秀選手的形式象徵……甚至於馬鞍上的牛軋所呈現出來的亦為一幅罕見之雄圖；他的任何舉動皆如一首平穩的樂章。易言之，只要人事相配，人戲相稱，型態上的緊張(Strain)立即消失，放鬆(the economy of effort)立即呈現。(…… So a cowboy in the

saddle is a music of balance and motion。 Any man at his own work or fun, if it is fit for a man and he is good at it, will show the economy of effort and lack of strain that makes for form。) (51—85)。

(貳)、強度(intensity)

L. A. Reid在「運動、美學與藝術」中強調當觀衆集中注意於起跑之預備口令或跳高選手的即將躍起之瞬間將有一股莫名奇妙的緊張(3—27)。運動競賽前的廣告、宣傳、開、閉幕典禮、運動員介紹、啦啦隊、隊員或隊名的綽號, 隊員或全隊的吉祥物(mascots), 甚至於顏色等等皆爲提升運動競賽緊張氣氛之方法(3—245)。D. A. White亦在「運動的偉大瞬間」(Great moment in sport)一文中強調運動的最大特色在於具有奇特的緊張(intensity)經驗(45—124)。E. Geblewicz在「體育與運動的美學問題」(The aesthetic problems in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中指出:「運動的強度(intensity)常集中於人體運動型態之審美價值與運動競賽中的競爭、合作、衝突及其交互關係(52—53)。」

掀起運動高潮與提升緊張氣氛之方法很多, 諸如: L. A. Reid所強調之宣傳、廣告、開幕典禮、閉幕典禮、運動員簡介、啦啦隊的組成、綽號、吉祥物(mascots)與代表顏色之介紹(3—245); 以及D. M. Miller和K. R. E. Russell所強調的音樂之高潮、韻律之突破、柔軟之延伸、力量之控制、旋轉之突停(37—103); 姿勢之平衡, 韻律之流暢, 力量之突現, 痛苦之忍受(53—9); 動作之冒險、新奇、特殊等等皆爲製造高潮與緊張氣氛之方法。

L. Kitchin在「足球的大衆藝術」(The pop art of soccer)中強調:「運動戲劇源於衝突與野心控制之呈現」(55—650)。E. F. Kaelin亦強調:「運動競賽中高潮迭起, 緊張氣氛之呈現層出不窮; 此種狀況直至最後勝利之最高潮或最後挫敗之最低潮, 此起彼落, 永無休止(56—25)。」另一方面, J. Kupfer則發現運動(競賽)涵蓋雙方間的緊張與隊友間的協調。(Sport involves tension between opponents and coordination within teams) (47)。」

此外, 運動強度(intensity)所涉及之競賽結果的無法預料性, 運動本身之煽動性、悲壯性、感情性、愉悅性、沮喪性、悲傷性等等皆與藝術有關。

一言以蔽之, 運動強度呈現於肌力、速度、爆發力、勇敢、冒險、衝突、挫折、流暢、韻律、勝利意願之受阻、人體之時空關係、競賽結果之無法預料等等狀況之中。

(參)、複雜(Complexity)

運動是一種複雜之整體: 型態上的多樣、動作上之奇特、規則上的複雜、器材上的互異、戰術上的變化、服裝上之推陳出新、參加者與參觀者之情緒變化等等皆溶爲一體。任何個人動作或個別的運動項目, 又絕無雷同之處; 其變化多端, 層出不窮正如藝術創作同一無殊。

衆人皆知, 任何運動皆足以呈現美感: 體操之優美技巧、游泳的協調動作、跳水之純熟放鬆、舞蹈的優雅姿態、田徑之雄偉壯觀、球類技術與戰術之出神入化等所在皆是。事實上, 運動奧秘之本質在於複雜中呈現美(esthetic)與卓越(excellence)之偉力。

B. Jete 在其「何謂運動」中述及「運動係一複雜之整體，它係由許多不同的因子所構成（27）。」此等因子包含觀點與立場之不同，諸如：生理學、心理學、社會學、生物力學、史學……等等。正因此故，運動之定義互異，運動之目的各別，運動之方法亦截然不同，此等複雜因子足以滿足當代人類千變萬化之需求，涵蓋人類慾望之領域：生理慾望、安全之慾望，愛和附屬之慾望，尊榮之慾望，成就之慾望等等。

各項運動規則之截然不同係複雜因子之另一明證。運動規則之嚴格而有系統之時空限制促使參與者極盡獨創之能事。G. H. Browne 在其「運動美學」(The esthetics of motion)中對於運動規則提出如下之建議：「欲使運動美呈現極致，韻律不得過於單調，目標不得過於明顯，經濟不得過於限制」（41—21）。因為，優美的線條呈現於自由、放鬆、柔軟的動作之中。優秀運動員之傑出表現亦大多鬆緊自如、非常流暢；其匠心獨具，風格互異與藝術家並無二致。彼等以其獨特之習慣與性格展現運動與藝術之共同特徵：完美的顛峯經驗（58—32）。由於美不在東西裡面而在品味者之心靈，因之吾人必先喚起大眾對於「運動美」之瞭解，才足以顯現「運動藝術」之成就。「運動結構必需統一（unity）；技術、韻律、色彩却需統一而有變化（unity and complexity）；情緒則需令其緊張而高昂（intensity）。」

肆、美學立場論運動

運動與藝術一樣為極其複雜，非常抽象之概念。其定義之紛繁有如浩瀚大海，數之不盡，闕之不竭；各有其是、各有其非，極難作一綜合之陳述。因之，G. E. Torquildsen 在其論文：「運動與文化」中，再三強調：「運動有如藝術，其本質上具有許多層面，各人皆有各種迥然不同之看法（30—65）。」茲將各種不同之論調略述於下：

一運動（競賽）是一種追求自我完美之悲壯歷程：

B. Jeu 在其「何謂運動」中述及：「促使人類一起從事運動競賽的主要理由為戰鬥意志，如果不同意競爭即無競賽（The principle which brings individuals together in sport is the will to fight. There must be an agreement to compete or there is no contest）。運動競賽需要法律與科學，遊戲則不受限制；後者的結束同於開始在於滿足人們之喜悅。運動競賽與遊戲最大的區別在於認真的程度（27—155）。」他宣稱運動（競賽）具有某種程度的悲劇成分，因其結果未定；運動強度與緊張程度則常違反個人之自由意願（27—162）。

P. Weiss 亦認為運動競賽是具有範圍、戰略與戰術的一種身體冒險行為；它是追求自我完美的一種悲壯歷程。正因此故，運動員願意在痛苦中訓練，在失落、沮喪與挫敗中競賽（22），在痛苦中享受痛苦。H. S. Slusher 亦提出類似的說法（28—47）。

二運動（Sport）是一種有組織的遊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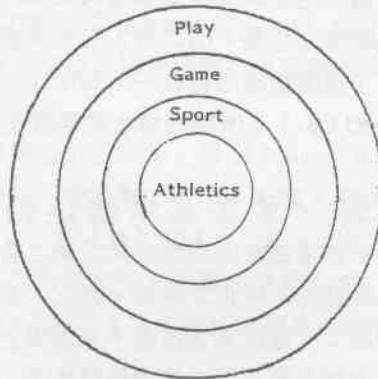
運動（sport）是一種有組織的遊戲；它必須是有規則、有組織、有勝負的一種遊戲（24）。它是一種社會制度；約束社會行為，重視社會秩序。易言之，運動（sport）是一種技術性、

戰術性、體能性與精神性的遊戲型態。它受時間、空間、人間與制度等要素所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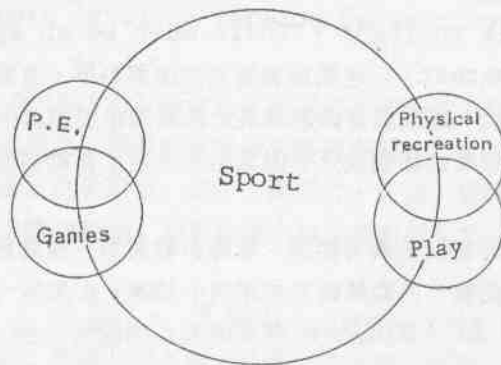
G. S. Kenyon 主張：「運動（sport）是有制度的、競爭性的大肌肉活動。其主要要素為形式、參與者、設備者及其發生狀況（29—20）。」

三、運動（Sport）是一種嚴肅的、專心的、潛力發揮的、自我完美的活動；

C. Kent 以為 競技活動（athletics）為運動（sport）的一種；sport 則為 game 的一種，而 game 則為遊戲（play）的一種。她說：「遊戲是一種與物質無關的自願行為，但具有某種時、空的限制。game 則是一種遊戲形態，它是有某一特定的目標（goal）與方法，並可提供物質報酬以鼓勵進一步的參予。sport 則為 game 的型態之一；它擁有其歷史、目標、方法；並可賦予物質，藉以酬勞成績特佳者或藉以鼓勵進一步之參予。競技運動為運動領域之一，其控制更嚴並且提供物質酬勞以獎勵表現特優者（33—1）其關係有如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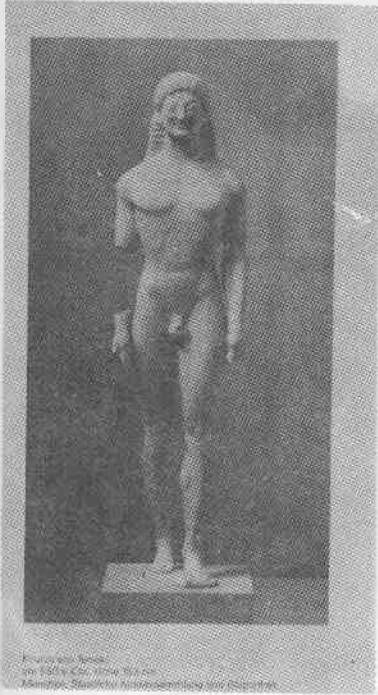
R. N. Singer 提出與 C. Kent 類似的說法。他說：「sport 是一種有制度、有組織、有規則的活動。它是以規範人類的行為；並且必須是具有競爭、挑戰、和競賽結果的一種身體活動（34—28）。game 則是一種有規則、有勝負、有組織的活動（34—31）。他認為有些 sport 不是 game（如器械運動），而有些 game 則非 sport（如圍棋）。他將此等概念繪圖說明如下：



N. G. Wulk 在其博士論文：「運動美學」（Aesthetics of sport : A metacritical Analysis）中指出「sport 是一種身體的、遊戲的、有限制的、有規則的 競賽活動。它必須有益於社交、有助於自我完美；同時必須是動的、嚴肅的、專心的以及潛力發揮的活動（35—29）。」

伍、動之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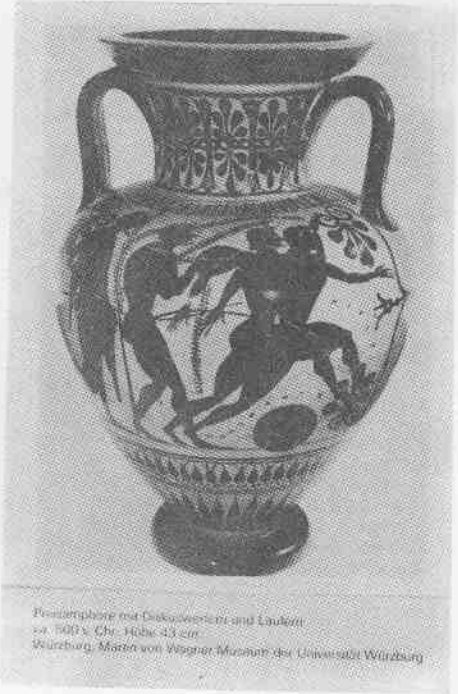
圖一



Praxiteles Hermes
im Vatikan, um 340 v. Chr.
Kampanien, Skulptur, Naturdenkmal des Nationalmuseums

(61 - 25)

圖二



Persepolis, ca. 500 v. Chr., Höhe 43 cm.
Würzburg, Martin von Wagner Museum der Universität Würzburg

(61 - 24)

圖三



Denkmäler
Pflanzliche Mannesköpfe nach dem Bronzeoriginal des Myron
450 v. Chr., Höhe 105 cm.
Rom, Thermamuseum

(61 - 27)

圖四



Denkmäler über Myron's des Pankrat
Pankrat's Kopf nach dem gleichnamigen Original
450 v. Chr., Höhe 105 cm.
Köln, Museum für Antikenkunde und Epigraphik

(61 - 26)

圖五



(62)

圖六



(61—38)

圖七



38
Alfred Lörcher
Schwimm-Volkstanz 1962-63
(61—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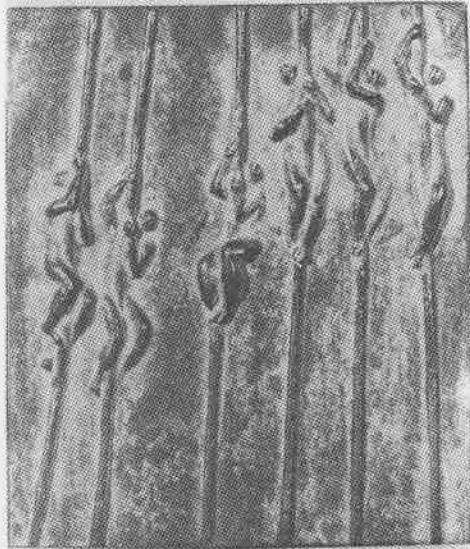
圖八



63
Karl-Henning Seemann
Kugelstoßer 1955

(61—93)

圖九



46
Albert Lörcher
Sekelotanz, 1957
80

(61 - 86)

圖十



32
Demut Angewandt
Jahre der Gott Gott, 1952

(61 - 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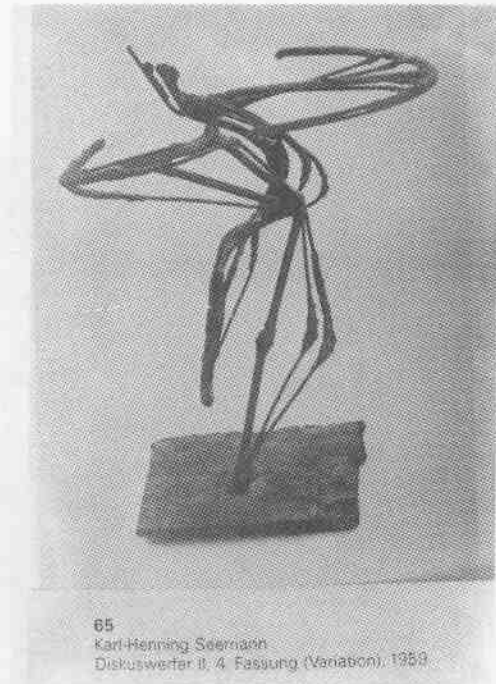
圖十一



64
Karl-Henning Seemann
Diskuswerfer I, 8. Fassung, 1955-60

(61 - 92)

圖十二



65
Karl-Henning Seemann
Diskuswerfer II, 4. Fassung (Variation), 1959

(61 - 92)

圖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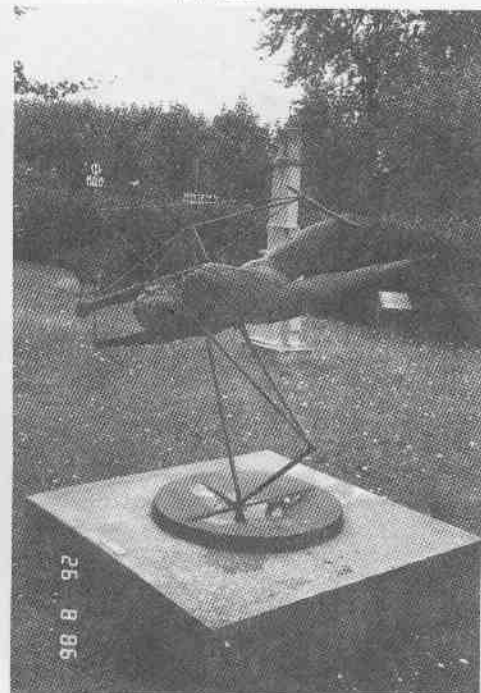
(61 - 96)

圖十四



(61 - 93)

圖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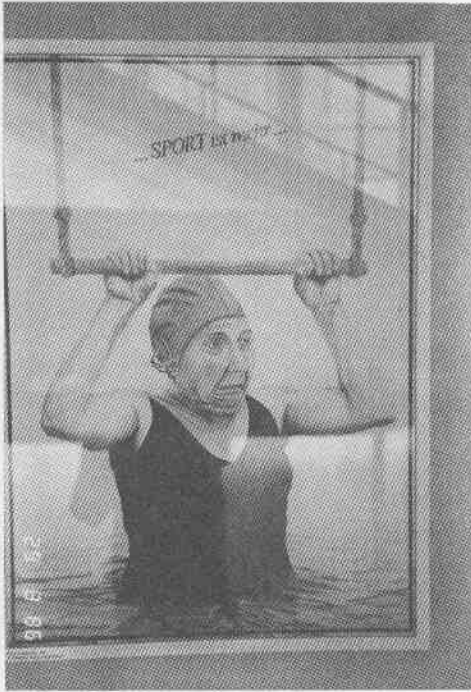
(63)

圖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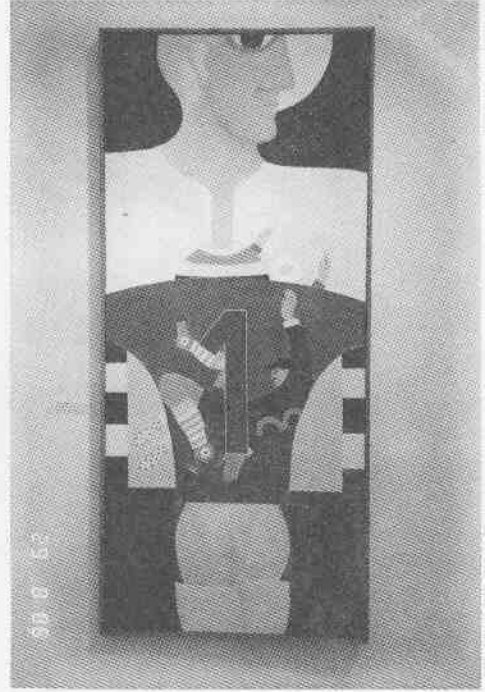
(64)

圖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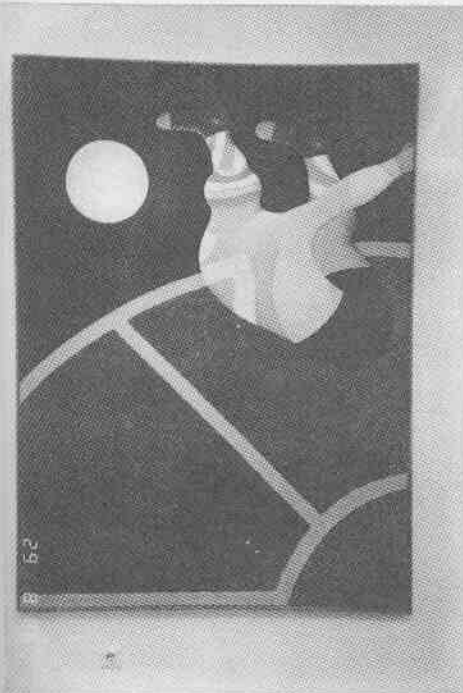
(64)

圖十八



(64)

圖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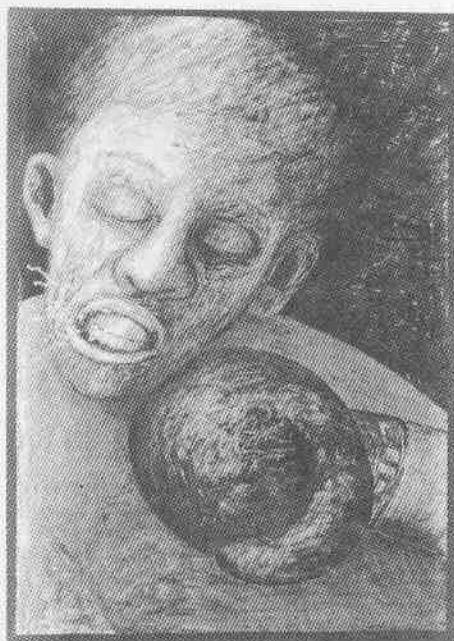
(64)

圖二十



(64)

圖二十一
Gerald Kohler
1957
5 Semester
Tempera



(6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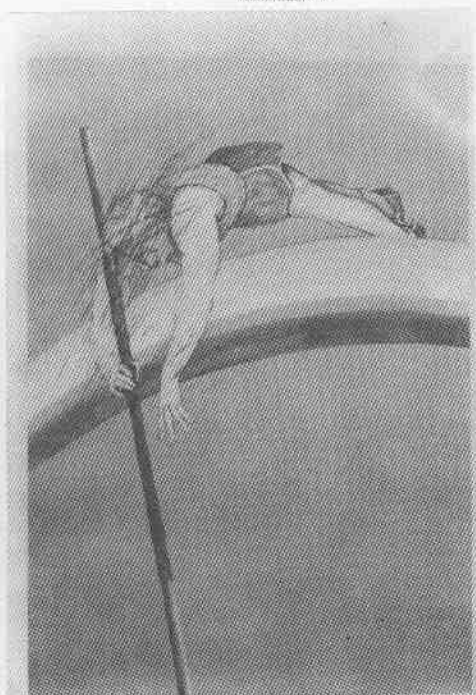
圖二十二



Mit Beiseite Rhythmus 1959
Tempera, 210 x 120 cm
Galerie der Kunstgeschichte, Wien

(61—37)

圖二十三
Gerald Kohler
1957
5 Semester
Mischtechni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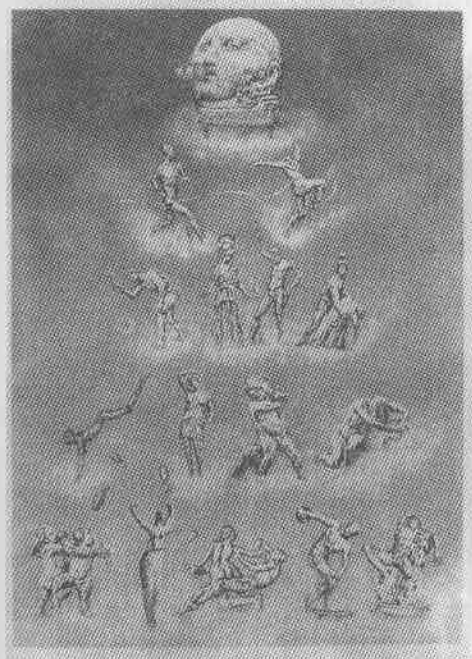
(60—11)

圖二十四
Günther Ohst
1960
5 Semester
Bleistiftzeichnu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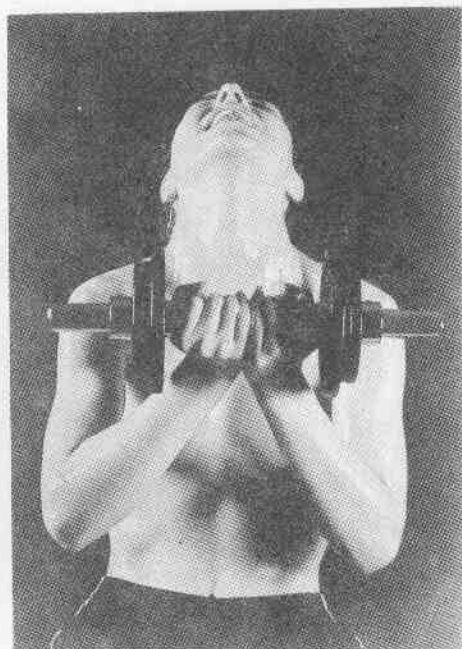
(60—16)

圖二十五
Klaus Meyer
1960
9 Semester
Mächtigbr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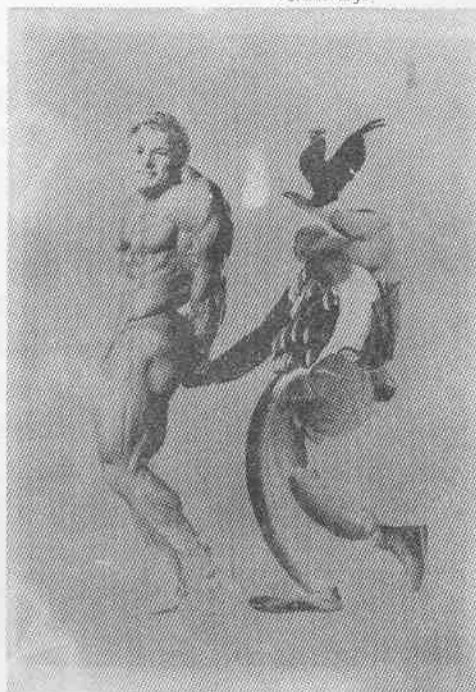
(60 - 17)

圖二十六
Thomas Mayer
1961
5 Semester
Futbolo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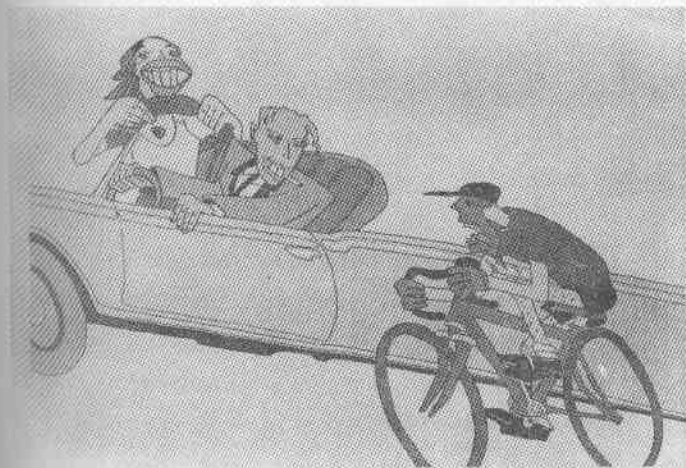
(60 - 14)

圖二十八
Jutta Sailer
1962
5 Semester
Fotonont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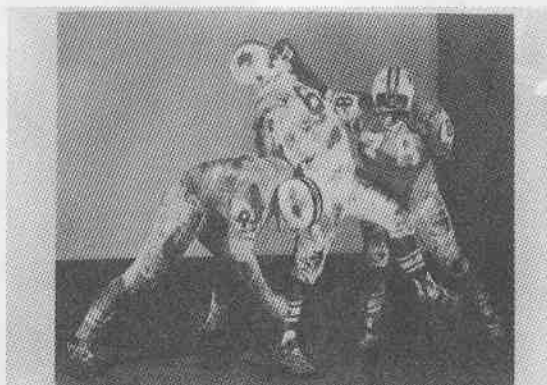
(60 - 23)

圖二十七
Karin Kocher
1961
5 Semester
Tempera



(60 - 10)

圖二十九



Duane Hanson, Football Series, 1980
Fiberglas und Originalkleidung, lebensgroß
Aachen, Neue Galerie, Sammlung Ludwig

(61 — 39)

1. McCloy, C.H.: "Philosophy bases for Physical Education," N.Y.: F.S. Crofts and Company, 1940.
2. Anthony, D.W.J.: "Sport and Physical Education as a Means of Aesthetic Education." *PHysical Education* (London), 1968, 60(179).
3. Reid, L.A.: "Sport, the Aesthetic and Art,"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y*," 1970, 18(3).
4. Lowe, B: "The Aesthetics of Sport: The Statement of a Problem" *Quest*, 1971, 16.
5. Kovich, M.: "Sport as an Art Form," *Journal of Health, Physical Education and Recreation*, October, 1971.
6. Keenan, F.W.: "The Athletic Contest as a Tragic Form of Art," 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tate University at Brockport, N.Y., for the Symposium of the Philosophy of Sport, February 12, 1972.
7. Fisher, M.: "Sport as an Aesthetic Experience," In E.W. Gerber (Ed.): "Sport and the Body" Philadelphia, Lea and Febiger, 1972.
8. Kuntz, P.G.: "Aesthetics Applies to Sports as Well as to the Arts,"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Sport*, 1974, 1.
9. Thomas, C.E.: "Toward an Experiential Sport Aesthetics,"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Sport*, 1974, 1.
10. Makeu, R.: "Sport and Culture," *Journal of Health, Physical Education and Recreation*, 1965, 34(8).
11. Seward, G.: "Play as Art," *Journal of Philosophy*, 1944, 41.
12. Schiller, F.V.: "Play and Beauty," In E.W. Gerber (Ed.) *Sport and the Body*, Philadelphia: Lea and Febiger 1972.
13. Parker, F.: "Sport, Play and Education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H.P.E.R.*, 1965, 36.
14. Hein, H.: "Play as an Aesthetic Concept" *Humanitas*, 1969, 5(1).
15. Groies, K.: "Play from the Aesthetic Standpoint," In E.W. Gerber (Ed.): *Sport and the Body* Philadelphia, Lee and Febiger, 1972.
16. Sadler, W.A.: "Creative Existence: Play as a Pathway to Personal Freedom and Community," *Humanitas*, 1969 5(1).
17. Ingram, A.: "Art and Sport," *J.H.P.E.R.* 1973, 44(2).
18. Lipman, N.: "The Aesthetic Presence of the Body,"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1957, 15.
19. American Alliance for Health, Physical Education and Recreation,: "Art and Sport," Washington, D.C., 1969.

20. Suits, B.: "The Elements of Sport," In R.G. Oosterhoudt (Ed.) *The Philosophy of Sport*, Springfield, Illinois Thomas, 1973.
21. Kent, C.: "Definitions of Play, Game, Sport and Athletics," Unpublished Paper, University of North-Carolina at Greensboro, 1975.
22. Weiss, P.: "Sport: A Philosophic Inquiry" Carbondale, Illinois: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69.
23. Loy, I.W.: "The Nature of Sport: A Definitional Effort" *Quest*, 1968, 10 1-15.
24. Leonard, G.: "The Ultimate Athlete" N.Y.: Viking, 1975.
25. Metheny, E.: "This Thing Called Sport," *Journal of H.P.E.R.*, 1969, 40(3).
26. Huizunga, J.: "The Nature of Play," In E.W. Gerber (Ed.) *Sport and the Body* Philadelphia: Lea and Febiger, 1972.
27. Jeu, B.: "What is Sport," *Diogenes*, 1972, 80.
28. Slusher, H.S.: "Man, Sport and Existence: A Critical Analysis," Philadelphia: Lea and Febiger, 1967.
29. Kenyon, G.S.: "A Sociology of Sport: On Becoming a Sub-discipline," In G.H. Sage (Ed.) *Sport and American Society*, Reading, Massachusetts: Addison-Wesley, 1974.
30. Torkildsen, G.E.: "Sport and Culture,"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67.
31. Vanderzwaag, H.: "Sport Concepts," *J.H.P.E.R.*, 1970, 41.
32. Vanderzwaag, H.: "Toward a Philosophy of Sport," Reading, Massachusetts: Addison-Wesley, 1972.
33. Kent, C.: *Definitions of Play, Game Sport and Athletics*, "Unpublished Paper,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Greensboro, 1975.
34. Singer, R.N.: "Physical Education, : Foundation," N.Y.: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6.
35. Wulk, N.G.: "Aesthetics of Sport: A Metacritical Analysi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Greensboro, 1977.
36. Felshink J.: "Sport Style and Social Modes," *J.H.P.E.R.* 1975 46.
37. Miller D. M. and Russell, K.R.E.: "Sport: A Contemporary View," Philadelphia: Lea and Febiger, 1971.
38. Baitsch, H.: "The Scientific View of Sport," H.Y.: Springer-Verlag Berlin, 1972.
39. Beardsley, M.C.: "Aesthetics: Problems in the Philosophy of Criticism," N.Y.: Harcourt, Brace, 1958.

40. Smith, H.M. (Ed.): "Introduction to Human Movement," Reading, Massachusetts Addison-Wesley, 1968.
41. Browne, G.H.: "The Esthetics of Motion," New Ulm, Minnesota: Turner, 1917.
42. Pendergast, H.A.: "Art and Activity," J.H.P.E.R., 1937, 8(2).
43. Kitchin, L.: "The Contenders: Sport as Drama," The Listener 1966, 76.
44. Roberts, T.J.: "Sport and the Sense of Beauty,"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Sport, 1975, 2.
45. White, D.A.: "Great Moments in Sport: The One and the Many,"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Sport, 1975, 2.
46. Best, D.: "The Aesthetic in Sport," Journal of Human Movement Studies, 1975, 1.
47. Kupher, J.: "Purpose and Beauty in Sport,"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Sport, 1975, 2.
48. Ziff, P.: "A Fine Forehand,"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Sport, 1974, 1.
49. Sadler D.: "Aesthetics and the Psychology of Qualitative Movement," In J.E. Kane (Ed.) 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 Bost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2.
50. Munrow, A.D.: "Physical Education: A Discussion of Principles," London: Bell and Sons, 1972.
51. Ames, V.M.: "What is Form?"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1956, 15.
52. Gablewicz, E.: "The Aesthetic Problems in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1965, 35(3).
53. Pavlich, M.: "The Power of Sport," Journal of Arizona Association of Health, Physical Education and Recreation, 1966, 10(1).
54. Arnkeim, R.: "Perceptual and Aesthetic Aspects of the Movement Respons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1951, 19.
55. Kitchin, L.: "The Pop Art of Soccer," The Listener, October, 1963.
56. Kaelin, E.F.: "The Well Played Game" Notes Toward an Aesthetics of Sport," Quest, 1968, 10.
57. Maheu, K. "Sport and Culture," J.H.P.E.R., 1965, 34(8).
58. 田曼詩：「美學」，三民書局，民國七十一年。
59. Günter Jacki: "Sport ist Mehr," Staatl, Akademie der Bildenden Künste, Stuttgart, Deutschland, 1986.

60. Galerie der Stadt Stuttgart: "Kunst und Sport," Schlossplatz 2, 7000 Stuttgart, Deutschland, 1986.
61. 筆者攝於西德慕尼黑市古代藝術品與雕刻品展示場。
62. 筆者攝於西德法蘭克福市立藝術館。
63. 筆者攝於西德司圖嘉市國立藝術學院。